# 神话“超强IP”有了完整的当代图释

## 朱新昌国画绘就100幅《山海经》在沪展出

《山海经·祝融》

《山海经·犬戎国》

《山海经·三足鸟》 （均展方供图）

■本报记者 范昕

《山海经》正在成为撬动文化创意产业的超强IP。《捉妖记》《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一批热门影视剧均从《山海经》中汲取灵感。而对于这部蕴含着无穷无尽想象力的中国古代典籍，本与其有着深厚渊源的传统绘画，却似乎很长一段时间缺少完整、系统的当代视觉观照。最近，这个空白被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朱新昌填补——他花两年时间、以100幅工笔画重释《山海经》。眼下，这些瑰奇画作正于八号桥艺术空间举办的朱新昌《山海经》图绘艺术大展上，集中呈现在人们眼前。

“创作一幅画和创作一百幅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画家最忌陷入程式化，而朱新昌的创作没有让人产生审美疲劳，反而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觉世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直言。

### 用当代审美复活关于上古神怪的想象

“画《山海经》，最大的难度就在于为书中角色造型。”朱新昌向记者坦言。一方面，《山海经》可谓一部“大荒怪谈”，博记四海的山川方国、奇鸟异兽，绝大多数内容出于天马行空的想象，谁都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过，“怎么画得让人相信这个神兽就是这个样子的”着实考倒了他。另一方面，《山海经》又称《山海图》，在传播过程中有图文并茂的特点，本就留下古人创作的大量《山海经》图像。

最终，朱新昌决定用当代审美复活上古神怪。在他画的《山海经》系列中，造型方面看得出汉代画像砖、京剧脸谱等传统美术的影子，细微之处却不乏卡通般的趣味。“平时我会看些卡通片，尤其喜欢宫崎骏的动画，特别佩服里面丰富的想象力和可爱的造型。”朱新昌直言。书中角色形象被适度夸张、变形，这些并不十分写实的图样似乎形成一种颇具象征意味的现代抽象构成。画面人物线条、水波纹路略带装饰感，这正是一种深受当代人喜爱的视觉特质。朱新昌也用斑斓、明丽的色彩丰富着传统国画的表现力。“传统国画用的是矿物质颜料，色彩很有限，这次除了国画颜料，我还特意选用了一些国外的水彩颜料。”诸多的尝试，让朱新昌的《山海经》图绘与古人笔下的《山海经》拉开了距离。

### “脑洞大开”的想象力让异兽变得可爱

长着八个脑袋的水神天吴，一个头十个身子的何罗鱼，一个身体三颗脑袋的“三首国”之人……《山海经》里充斥着荒诞不经的神怪异兽，仅听文字描述，难免让人感到恐怖。朱新昌画《山海经》，不仅仅将古书图像化、视觉化，他还希望通过自己的画笔，让人们喜欢上这些传说中的神奇生物，让古老的神话以美的方式永久流传。

“塑造神话的形象，我认为应该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色彩兼具。《山海经》的创作思想中本来就驰骋着浓郁的浪漫主义。”朱新昌说。比如，怎样让没有脑袋、以乳为眼睛、以肚脐为嘴巴的刑天变得不那么恐怖，甚至可爱起来？他借鉴了京剧脸谱中大花脸等带有装饰性的手法，给刑天重新画上眉眼，使得这个形象具有了美的观赏性。又如，《山海经》里记载的女娲形象实为人面蛇身，现实创作中他却在反复斟酌后将女娲塑造成身着长裙的形象，这裙摆却又是极显“身材”的，让人能够隐约想象裙摆之下婉转的蛇身。

创作过程中，朱新昌想象造型，也想象意境、情节。像是《山海经》里有个贯胸国，这个国度的人胸口都有个洞。古人画这个桥段时，往往画一人胸口被竹竿贯穿，两人挑着竹竿走。朱新昌则在画面中增添了背景天空中的群鸟飞翔、争相观看。“我想画的《山海经》不是古书的附庸，而是画面有自身的艺术性，有文字里没有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朱新昌在《山海经》图绘中尽展的想象力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生活依据的想象会让我觉得不踏实。创作《山海经》的那段时间，我格外留意身边稀奇古怪的事物，总想着能不能把它们用到创作中。有一次我在连云港的一个海洋公园里，看到一排墙上有海洋里各种奇奇怪怪生物的雕塑，有不少我从没见过，就赶紧用相机、速写把它们记录下来，后来这些海洋生物有的就成了我创作的原型。”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培成直言：“创作神话故事，想象力非常重要。朱新昌画的《山海经》对于后人创作神话将是重要的借鉴。”

# 他让灰姑娘舞动在“至暗时刻”的二战伦敦

## ——访“鬼才编舞”马修·伯恩

■本报记者 姜方

英国编舞家马修·伯恩将携《灰姑娘》来沪。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供图）

继《天鹅湖》《睡美人》之后，英国编舞家马修·伯恩将携舞剧《灰姑娘》，再次回到上汽·上海文化广场的舞台。在古典芭蕾名作基础上进行解构甚至颠覆，是这位“鬼才编舞”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标签。这一次的《灰姑娘》同样不走寻常路，改编了由普罗科菲耶夫作曲的经典芭蕾舞剧，并把故事背景设定在二战时期的伦敦。

“我将我的舞团命名为‘新冒险’，这些年来我的每部作品都在践行同样的事——让那些曾经家喻户晓的故事，重新在当代焕发生机，并培养更多‘未来的观众’。”昨天面对沪上媒体采访时，马修·伯恩自信地说。

### 每部舞剧都是“新冒险”

在这版舞剧中，灰姑娘将舞动在“至暗时刻”——二战时期炮弹横飞的伦敦。“普罗科菲耶夫于上世纪40年代为舞剧《灰姑娘》配乐，音乐似乎也沾染了那时的气息，我想让新编舞剧同样浸淫在这样的氛围中。”在马修心中，灰姑娘似乎生来就属于那个时代：伦敦普通市民饱受空袭、流弹之苦，情侣往往转眼间就可能天人永隔，因此人们非常容易坠入爱河，追求及时行乐；而灰姑娘也总是在和时间赛跑，要在午夜前抓住每分每秒的幸福。

于是，童话故事里的王子，转身成为舞剧中受伤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而灰姑娘最终与他跨越战火，迎来幸福结局。“如果我拥有时光机，真想穿越回那段时期。就像丘吉尔在演说中讲的那样，所有英国民众紧紧团结在一起。而且，我的祖辈是亲历者，小时候我就常听他们和我诉说当时的故事。”和不少当代英国人一样，马修希望重新回顾那些不容忘却的历史，甚至还以自己两位祖辈的名字，命名了《灰姑娘》中的两个角色。“这部舞剧和我有强烈的情感联结，贯穿‘家庭’‘冲突’‘时间’和‘生死’四大主题，我相信观众会为它流泪。”

马修首次制作《灰姑娘》是在1997年，即将首度来沪的则是2017年的复排版。有评论表示复排版视听效果更动人，具有电影般的质感。根据列兹·布拉瑟斯顿的服装与布景设计，无论是灰姑娘身上的灰色衬衫，还是断壁残垣、圣保罗大教堂的阴影、地铁站的灯光等，都还原出了战乱中的伦敦，列兹还因此斩获奥利弗奖。

### 赋予芭蕾艺术全新的生命力

全男版《天鹅湖》、哥特版《睡美人》、绝望和严峻并存的《红菱艳》、二战版《灰姑娘》……不难发现，马修·伯恩热衷于对经典舞作进行“大手术”，甚至有人说他喜欢给舞蹈界投“重磅炸弹”。

比如1995年，马修里程碑式作品——全男版《天鹅湖》首演后，有观众中途离场表示不满，评论界也引起巨大争议，但该作在今天已成为英国阖家观赏的热门剧目。“我会质疑很多传统舞剧中的角色性别，想象他们能否由另一种性别演绎。”马修坦言，当时制作全男版《天鹅湖》，意在改变很多男舞者沦为女舞者陪衬的现实，而在23年后他欣喜地看到，已有越来越多年轻男孩敢于从事芭蕾事业，一展自己的风采。

“在今天的英国，并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到剧场里看芭蕾，解构那些经典作品可以吸引更多观众的眼光，这也赋予了芭蕾艺术全新的生命力。”在马修看来，芭蕾和其他剧场艺术一样，将所有事物真实呈现在眼前，“那些经典舞剧中的故事可能已离我们很遥远，我所做的解构甚至颠覆是为了让观众觉得，它们应该是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如果一开始观众不接受、不认可怎么办？“我依然会继续‘新冒险’，至于其他的，时间自会证明。”

曾有评论人认为，马修的舞剧令人感到如音乐剧般流畅与动感。这位“鬼才编舞”坦言，使舞剧呈现出电影或音乐剧般的质感，都旨在为当代芭蕾赢得一个更广阔的空间。“有其他从业者问我，你的舞剧为何总是那么卖座？到剧场里看吧，它们会告诉你答案。”

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经典单元将特别展映《茜茜公主》三部曲

# 这部经典为何被一代代人宠爱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茜茜公主回来了”，简单七个字就在朋友圈里轻松刷屏。2018上海国际电影节日前公布一批SIFF经典单元片单，其中，《茜茜公主》三部曲赫然在列。

在电影节的经典展映单元放映《茜茜公主》，理由很充分。2018年是影片女主角、奥地利女星罗密·施奈德诞辰80周年纪念，也是男主角卡尔海因茨·伯姆诞辰90周年纪念。用一部加载了DCP（数字电影包）格式的修复版，回溯老胶片年代的华丽质感，无疑是极好的方式。

但一片期待里，也有人提问：为何这部算不上思想深邃、也并未开启某种流派的影片，会在其诞生60多年里，被一代代、无数人宠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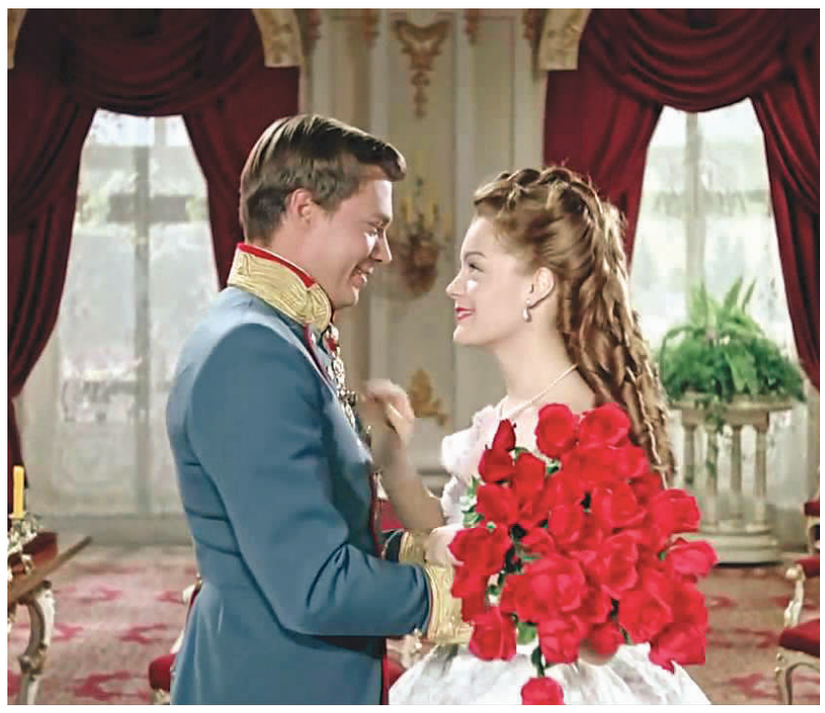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1988年说起。当时，上海电影译制片厂引进了《茜茜公主》三部曲，那是绝大多数中国观众初见茜茜的年份。一时间，人们为巴伐利亚的美丽公主着迷，甚至忽略了，那是拍摄于1950年代的老电影。换言之，从影片进入中国观众视线的第一天起，它的惊艳已然抵消了30多年的时光淘洗。

显见的当然是视觉享受。明艳不可方物的公主、英气逼人的皇帝，直到入画的云鬓霓裳、装饰摆件、自然风物……无一不透着精致又浓烈的油画质感，每一帧都仿佛古典美图。即便许多人只是在18英寸的电视机荧屏上观看，但在“前互联网时代”，影片里的美轮美奂，已足够成为“影像造梦”的上佳注脚。加之三部曲并没揭开真实的残酷，只到“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戛然而止，因此，它就是童话照进了现实。许多人或有类似经历，随着罗密·施奈德的眼神而沉醉于茜茜公主的梦幻故事里，又因为一部电影而爱上了维也纳这座城市。

但我们迷恋《茜茜公主》仅仅在于演员的颜值或是片中极其考究的场景吗？恐怕，上译厂艺术家们的演绎，也潜入了多年前这个“造梦空间”。“当你感到忧愁和烦恼的时候，就到这儿来敞开胸怀遥望大自然。你能从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每一片草、每一个生灵里，得到安慰和力量。”丁建华的少女声线，随着这句经典台词，深深住进了岁月里。可事实是，罗密·施奈德的原声没那么高亢。上译厂老厂长陈叙一拍板定下配音角色，因为他觉得，中国观众心目里的公主就该有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声音。

同样，施融的配音也与男主角的原声有差距。原声是个低沉的嗓子，施融的声线却是明亮、温暖兼具高贵，更贴合中国观众对于白马王子的想象。而童自荣潇洒又华丽的嗓子，让那位带点萌带点滑稽、又对茜茜公主死心塌地的博克尔上校栩栩如生。给苏菲皇太后配音的曹雷也是如此，她替角色多加一抹高傲冷冽，一个总是跋扈偶尔悲悯的、视皇权如生命的女强人形象入木三分。按中国审美、中国文化进行二度创作，塑造一个个人声合一的角色，这不仅是《茜茜公主》三部曲里所有主角配角都个性分明的一大原因，也是上译厂经典作品流芳多年的重要缘由。

当年为苏菲皇太后配音的曹雷后来回忆：“上译厂讲究‘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从集体看原片、翻译初稿、导演和口型员核对翻译稿开始，直到鉴定补戏、修改、混录，一部影片的译制过程至少要走过10个步骤。”迷人的《茜茜公主》，与其说是颜值永恒，不如看成台前幕后的匠心合成。



《茜茜公主》三部曲并没揭开真实的残酷，只到“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就戛然而止，观众随着罗密·施奈德的眼神而沉醉于茜茜公主的梦幻故事里。图为影片剧照。

创新以演唱会形式传播昆曲

# 万人演唱会，昆曲人也想唱一场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昆曲演员张军昨天在静安区文化馆举办发布会，宣布5月18日在上海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唱响他的“水磨新调”新昆曲万人演唱会。

万人级，这是很多流行歌手也要掂量一下的演唱会体量，张军打算挑战一把。发布会上，张军选了几首曲子“试嗓”。依旧是昆曲的水磨腔，搭载全新的流行编曲，虽然还只是“初样”，就已经让现场有些沸腾。600岁的昆曲如今有了年轻观众，张军想用演唱会形式把这股传统文化热再推进一步：“唱给一万名观众听，也让现场万名观众齐唱昆曲。”

万人齐唱昆曲，放在今天似乎是闻所未闻。但在昆曲最兴盛的明代，每年中秋举行的虎丘曲会，就是全民参与的流行文化盛事。袁宏道的《虎丘记》如是描绘：“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直至身处明末清初的张岱依旧在《陶庵梦忆》中念念不忘：“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据传卜世臣的新剧《冬青记》在虎丘演出，更是出现“观者万人，多泣下者”的盛况。

数百年前的盛景，有没有可能在传统文化迎来大好时光的今天重现？张军试图用演唱会给出一条探索路径。20年前，他与“昆三班”同学以当时流行的文艺晚会形式，把《牡丹亭》“化整为零”以数分钟的片段穿插讲解普及展示。数十年如一日地市场培育，有了今天昆曲的“撩人春色”。当年大家伙的“不破不立”，带给张军启示——一定要找到与当下时代相呼应、与年轻人最亲近的传播方式。跨界流行音乐、举办演唱会，就是为从未接触昆曲的年轻人，搭起一座通向600岁昆曲的桥。

演唱会上，昆曲也不再是戏台上的模样，而是经过当代音乐人全新编配的水磨新调。《水磨新调》最早是张军在201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专辑中，依旧是《山桃红》《懒画眉》《江儿水》等昆曲原本的曲牌与唱腔，不过在音乐人彭程编配下，搭载吉他、小提琴、萨克斯等西洋乐器，与电音、爵士等各种音乐元素互相碰撞。此次走上“梅奔”舞台，张军又特别新做几首曲子，结结实实唱满30首。届时，他不仅会有笛、箫演奏家相帮，一支10人规模的电声乐队将给观众带来更丰富的听觉感受。此外，各领域音乐家、艺术家也来跨界：黄英将用女高音演绎昆曲；新锐乐队指行者则以流行版古诗词和昆曲“对话”；《我和你》《high歌》等大热流行歌曲的幕后推手常石磊、京剧演员关栋天、评弹演员高博文，都将为昆曲跨刀助阵。

此次演唱会由张军昆曲艺术中心与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SMGLive上海文广演艺集团、上海韵创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和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共同主办。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B7幢 电话(025)8543082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28号23楼E2室 电话(027)85619496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曲江池南路286号5栋1201室 电话(029)89860038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